

引用:程成,张晶,朱柯璇,于子清,刘蕊,肖毅.基于“八脉隶乎肝肾”理论探讨张晶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经验[J].中医导报,2025,31(6):186-188,200.

# 基于“八脉隶乎肝肾”理论探讨张晶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经验\*

程成<sup>1</sup>,张晶<sup>2</sup>,朱柯璇<sup>1</sup>,于子清<sup>1</sup>,刘蕊<sup>1</sup>,肖毅<sup>3</sup>  
(1.山东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,山东 济南 250014;  
2.山东中医药大学,山东 济南 250355;  
3.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,山东 济南 250012)

[摘要]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(POI)是指妇女在40岁之前卵巢功能明显衰退或丧失的临床综合征。其根本在于肝肾亏虚,冲任失调。张晶依据“八脉隶乎肝肾”理论,提出针对POI疾病以针灸调补肝肾经脉为主,兼顾奇经八脉的治疗策略。治疗时,重视调理肝肾,补益冲任。具体取穴上,重用肝肾经腧穴,配合八脉交会穴及任脉、冲脉等相关穴位,依据女性月经周期的阴阳变化,以平为期。

[关键词] 八脉隶乎肝肾;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;针灸治疗;阴阳转化;临证经验

[中图分类号] R249 [文献标识码] B [文章编号] 1672-951X(2025)06-0186-03

DOI: 10.13862/j.cn43-1446/r.2025.06.035

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(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, POI)是指女性在40岁前出现的卵巢功能减退,临床主要表现为月经紊乱,如闭经、月经稀发或月经频发,并伴有促性腺激素的异常升高<sup>[1]</sup>。其病因与发病机制尚不明确,但可大致分为医源性因素、自身免疫性因素、环境因素等<sup>[2]</sup>。近年来POI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,并不断趋于年轻化<sup>[3]</sup>。西医通常采用激素替代疗法,短期内虽能缓解症状,但长期使用激素可能加剧卵巢功能衰退,增加疾病复发的风险<sup>[4]</sup>。中医学并未明确记载“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”病名,现代研究多将其纳入“闭经”“血枯”“月经过少”“不孕”范畴。相比之下,中医治疗POI方式多样且效果显著,不良反应少,更易被患者接受<sup>[5]</sup>。中医认为POI与肝肾二脏功能密切相关。肝肾功能失调会直接影响冲任二脉的充盈与通畅,进而扰乱卵巢的正常生理功能,加速其衰退过程,最终导致卵巢早衰<sup>[6]</sup>。张晶,教授,硕士研究生导师,从事针灸领域十余载,擅长融汇中医古籍之精髓,博采众家之长,于妇科疾病治疗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,尤其在POI治疗上展现出独到见解与显著疗效。笔者跟师学习,现将张晶治疗POI的经验浅析如下,以飨同道。

## 1 “八脉隶乎肝肾”的内涵

“八脉隶乎肝肾”这一观点,首载于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所著《临证指南医案》<sup>[7]</sup>中。叶氏认为,奇经八脉与肝肾在生理

和病理上相互影响、相互制约,共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。从中医的角度审视,妇科疾病的发生多与八脉和肝肾气血的失调密切相关。在生理状态下,八脉与肝肾气血相互依存,共同维系着女性的生殖健康;而在病理状态下,它们又相互影响,导致疾病的发生与发展<sup>[8]</sup>。

1.1 肝肾与奇经八脉生理上相互联系 奇经八脉与肝肾经络之间紧密相连。《素问·骨空论篇》<sup>[9]</sup>载:“督脉者,起于少腹以下骨中央……少阴上股内后廉贯脊属肾。”督脉向上连接大脑,向下则与肾相连,这明确揭示了督脉与肾的直接联系。虽然任脉的循行中并未直接提及肾,但《奇经八脉考》<sup>[10]</sup>述其“任脉起于中极之下,少腹之内,会阴之分……同足厥阴、太阴、少阴并行腹里。”因此任脉的循行路径可能与肝肾经络交汇。此外,督脉不仅与肾经直接相连,还与足厥阴肝经在头顶相交,进一步体现了肝肾在经络系统中的紧密联系。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篇》则论述了冲脉、肾精、天癸协同维持生殖功能的重要性。带脉、阴维脉和阴跷脉等亦与肾经相关连。如《灵枢·脉度》中记载“阴跷脉者,少阴之别,起于然骨之后”。同时,由于督脉与足厥阴肝经在头顶交汇,并与任脉相通,因此肝与八脉之间也存在一定的联系。

## 1.2 肝肾与奇经八脉病理上相互影响

1.2.1 肝肾损伤,八脉无气 叶氏提出:“肝肾内损,可渐及

\*基金项目: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(2018GSF119025);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ZR2020KH027);山东省中医药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(鲁卫函[2022]148号);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三期123人才工程项目(校字[2021]1号)

通信作者:张晶,女,教授,研究方向为腧穴效应及其机制

奇经诸脉,影响其功能,致其‘不司固束’,可加速机体衰老,呈现‘肝肾损伤,八脉无气,未老衰惫大著’之状。”肝脏主疏泄、藏血,肾脏主生殖、藏精。若肝肾受损,则易致精血亏乏,甚或肝肾阴虚,进而累及奇经。奇经八脉的正常运行也依赖于肝肾精血的充足供给,若肝肾精血匮乏,将导致“肝肾-天癸-冲任-胞宫”生殖轴功能失调,奇经八脉气血不足,胞宫失于濡养,从而引发多种相关疾病<sup>[1-12]</sup>。

**1.2.2 八脉既损,肝肾同忧** 奇经八脉,作为调节脏腑功能的重要脉络,一旦遭受邪气侵扰,其脉气会失衡,此状态下通常会对脏腑产生影响,尤以肝肾二脏最甚<sup>[13]</sup>。因此,确保奇经八脉的正常运行,对肝肾健康至关重要。叶氏云“八脉不司继续,护卫包举,下部无力,有形精血不得充涵筋骨”。具体而言,八脉失和,不能溢蓄气血以养肝肾,导致肝肾精血亏乏,下元失养,筋骨得不到充分滋养。进一步印证了奇经病损亦能对下元肝肾具有累及性的不良影响。

**1.2.3 久病迁延,累及奇经** 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曰:“是故虚邪之中人也,始于皮肤……留而不去,传舍于伏冲之脉。”内伤虚损,久病延及奇经,人体缺乏奇经之滋养,脏腑不得温煦,形骸不得充,终致体虚羸弱。叶氏“久病入络”之论,阐明疾病初期病邪主要侵犯气分、扰乱经脉,日久病邪则深入血分、损及络脉。针对络病频发,叶氏倡“久病通督任”法,旨在宣通奇脉,固本培元,补下焦之虚<sup>[14]</sup>。因病久之人,必穷于肾,长期脏腑功能失调,气血不足,八脉调和其间,勉为其力,又不得肝肾精血充养,久必自伤。

## 2 基于“八脉隶乎肝肾”分析POI中医病机

针对POI的病因病机,历代医家观点各异。张晶认为POI以肾气虚弱为本,多脏共同致病,常表现为肝气亢盛、心肾不交、气滞血瘀等病理特点。

**2.1 肾气亏虚、八脉失调的联合作用** 肾为先天之本。《校注妇人良方》<sup>[15]</sup>曰:“肾气全盛,冲任流通,经血既盈,应时而下,否则不通也。”说明当肾气充足、冲任畅通、经血充足时,月事会应时而下,否则就会出现阻塞。《医学正传》<sup>[16]</sup>亦论述:“月经全赖肾水施化,肾水既乏则经水日以干涸。”其强调了肾水在月经生成与调节中的核心作用。同时《素问》描述了女性生殖系统的生理特点:“女子二七而天癸至,任脉通,太冲脉盛,月事以时下,故有子。”冲为血海,若血海空虚,就会出现月经不规律、经期减少或孕而胎萎不长;血海郁滞,则少腹、小腹疼痛,经血不下;任脉气机不足,则无法妊养胎元。督脉和冲任脉同起胞中,一源三岐,联系密切。若督脉虚怯不固,则引起腰腿酸软、月经淋漓难尽、带下清稀量多、不孕、堕产、小产等妇科诸疾<sup>[17]</sup>。带脉通于任督,居于腰脐,为联系诸经络脏腑之枢,若带脉不利、带脉失约,则可导致妇科诸疾<sup>[18]</sup>。而阴维脉、阳维脉、阴跷脉、阳跷脉司掌全身阴阳之维系与调节,为中医经络系统中之要道。一旦受损,阴阳经络便失其固摄维系之力,气血运行失常,阴阳平衡失调,进而衍生诸多妇科痼疾<sup>[19]</sup>。

**2.2 肝疏泄失司、冲任不和的共同影响** 肝脏的机能正常与否,与女性生殖功能息息相关<sup>[20]</sup>。女子以血为本,以气为用。肝既为血脏,肝经气血不畅,则会影响冲任,致血液循环紊乱,导致经、带、胎、产等方面诸多疾病<sup>[21]</sup>。《素问·五脏生成篇》曰“故人卧血归于肝”。若肝血不足,常表现为月经周期异常、量

少,甚至闭经等症。若气机郁结,血液循环受阻,可能导致月经不顺、推迟或闭经等问题。张晶尤为重视情志不畅与POI之间的相互作用。情志不舒导致气机郁滞,影响肝肾及冲任二脉功能,加速卵巢衰老。反之,POI亦可使情绪状态恶化,形成恶性循环。若女性长期情志失调,易肝气郁结,导致气机不畅,气血失和,郁久化火,灼伤营血,终致血虚之候。或因火热之邪耗伤津液,血液黏稠成瘀;又或常食生冷之物,损伤阳气,寒凝血脉,亦可形成瘀血。这些病理因素在冲任胞宫中积聚,随时间推移逐渐加重,最终影响女性的生殖功能。因此,肝功能失调与冲任二脉受损,均为POI发生的重要因素。

## 3 从“八脉隶乎肝肾”论针灸治疗POI

### 3.1 选穴依据

**3.1.1 下元虚损,调和八脉** 叶氏在继承孙思邈“升阳固精”理论的基础上,提出了“肝肾之疾,必在奇经八脉”的独到见解。其指出:“肝肾下病,必留连奇经八脉,不知此旨宜乎无功。”当遇到下元精血不足、损及奇经的各种病症时,不将其简单归咎于肝肾,而是直接关注到八脉的受损和奇经的虚怯。肝肾精血亏损,致使奇经八脉失养,运行无力,而奇经八脉,则是其根。

**3.1.2 八脉衰竭,求之肝肾** 《临证指南医案》云:“凡冲气攻痛,从背而上者,系督脉为病,治在少阴,从腹而上者,治在厥阴。”说明了督脉病症的治疗与肝肾两脏密切相关。此外,傅山在《傅青主女科》<sup>[22]</sup>中提出“利腰脐,通奇经”的治疗方法,通过调节肝肾以固腰脐,畅气机以通奇经来治疗妇科疾病<sup>[23]</sup>。这揭示了奇经与肝肾之间的内在联系,说明八脉疾病亦可通过调节肝肾来治疗。

**3.1.3 辨析虚实,通补奇经** 叶天士《临证指南医案·产后》云:“奇经为病,通因一法,为古圣贤之定例。”说明在治疗奇经病时,无论虚证实证,维持奇经通畅的治疗原则必须贯穿治疗始终。针对奇经虚证,叶氏施以温润补通或清润固摄之法,旨在充养精血,恢复奇经之功能。因此针灸对于奇经实证,则需缓调通络,使气血流畅,以通利脉络,遵循“奇经多虚故宜补,补益奇经重在通”的原则<sup>[24-25]</sup>。

**3.2 针灸方法** 张晶认为POI患者往往表现出肝肾阴虚、冲任失调等证候,并多以月经不调、闭经或不孕就诊,故治疗以调经为先。除了需依据四季更迭、阴阳互化等自然规律来选择适宜的治疗策略,还需深入洞察患者体内阴阳平衡、气血流转等周期性变化。同时观察疾病不同阶段中病邪的强弱消长态势,把握针灸治疗的最佳时机,治疗时遵循“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,以平为期”。根据女性月经周期“阴阳消长转化”的生理特点,将月经周期分为行经期、经后期、经间期、经前期。张晶认为经后期血海空虚渐复,子宫藏而不泻,此时为“阴长阳消”期。针灸治疗宜滋阴养血、温养肝肾、促进阴长为主。经间期是阴长至盛开始转阳的转折点。针灸应以调和阴阳、促进阴阳顺利转化为主。经间期之后,体内阴盛阳生,逐渐达到重阳状态。针灸治疗应以温阳散寒、调理气血为主,同时兼顾养阴润燥,以备受孕或月经来潮。行经期子宫血海由满而溢,此时气血下注,胞宫泻而不藏。此时为“重阳转阴”期,针灸治疗应以调和气血、活血化瘀、促进经血排出为主。

#### 4 验案举隅

患者,女,35岁,2021年10月21日就诊。主诉:月经不调5年余。患者既往月经规律,14岁初潮,周期为5~7 d/28~30 d。末次月经:2021年10月18日,量中,无痛经。6年前开始出现月经周期缩短,间歇性出现月经不规律、经量减少等症状。近3个月来,月经周期缩短至21~23 d,经期时长仅3~4 d,经量明显减少,伴有疲倦、心烦、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。曾于济南市某西医院就诊,辅助检查:促卵泡激素(FSH)36.01 mIU/mL、黄体生成素(LH)28.02 mIU/mL、雌二醇(E<sub>2</sub>)39.70 pg/mL。彩超检查所见:子宫大小形态正常,未见明显异常回声。双侧卵巢体积有所减小,质地稍增硬。左侧卵巢内窦卵泡数3个,右侧4个。窦卵泡大小较正常偏小或不明显。曾使用雌激素和孕激素进行周期性的激素替代治疗,并未得到明显改善。自述平日工作繁重,长熬夜加班,压力大。刻下症:月经不规律,经量稀少,色淡红,无血块,无痛经。伴腰膝酸软,神疲乏力,睡眠不佳,性欲减退,烦躁不安;舌淡苔薄白,脉沉细无力。西医诊断: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。中医诊断:月经先期;辨证:肾虚。治以补肾填精,调理冲任。予针刺分期疗法。取穴处方如下。(1)经后期:肝俞、肾俞、照海、太溪、交信、公孙、三阴交;(2)经间期:命门、百会、天枢、中脘、列缺、次髎、三阴交;(3)经前期:脾俞、胃俞、肾俞、子宫、归来、太冲、三阴交、血海、足三里;(4)行经期:中极、气海、关元、三阴交、血海、足三里。操作:中极、关元、气海、血海、足三里、三阴交均直刺15~30 mm;太溪、太冲、肝俞、肾俞、脾俞、命门、交信、照海、公孙、中脘均直刺5~15 mm;列缺向上斜刺15 mm;百会向后平刺15 mm;次髎穴顺其解剖部位及其孔道外斜方向将针刺入,深度约60 mm,直至触及第2骶后孔。根据不同月经分期分别在针刺后每隔10 min采用捻转补泻法行针1次,留针30 min。同时经间期百会针刺得气后行温和灸,次髎针刺得气后行温针灸。经前期针刺同时在小腹部使用温灸器(灸盒),以归来为中心,将温灸器覆盖下腹部归来、子宫等穴,以患者以局部皮肤潮红为度。针灸隔日1次,每周治疗3次,连续治疗3个月经周期。

2诊:2021年11月23日。患者疲倦、心烦等症状减轻,月经周期仍为23 d,末次月经时间为2021年11月10日,经期延长至4 d,经量略有增加。舌淡苔薄白,脉象沉细但较前有力。患者仍存在月经不规律及经量偏少的问题。当前治疗方案保持不变,继续进行治疗。

3诊:2021年12月23日。患者月经周期逐渐规律,接近28 d周期,末次月经时间为2021年12月7日,经期延长至5 d,月经量增多,色泽改善。同时腰膝酸软、神疲乏力等症状显著缓解,但偶有心烦及睡眠质量下降。舌淡红,苔薄白,脉象较前更为有力,表明病情有所好转。基于此,调整针刺治疗方案,在原方法基础上增加神门、神庭、安眠、太溪及三阴交配穴。

4诊:2022年1月21日。患者末次月经日期为2022年1月4日,月经周期已稳定为28 d,经期持续6 d,经量正常,色泽鲜艳且无血块。患者睡眠质量佳,疲倦与心烦等症状已消失。舌淡红,苔薄白,脉象有力。辅助检查显示:FSH 8.15 mIU/mL, LH 4.88 mIU/mL, E<sub>2</sub> 38.50 pg/mL。彩超结果显示子宫形态与大小均正常,轮廓清晰,肌层回声均匀。内膜线居中,厚度正常,无异常回声。双侧卵巢已恢复标准体积,质地柔软。左侧卵巢内

窦卵泡数增至4个,右侧增至6个,均属正常大小,且均未探及异常回声。

为巩固疗效并防止复发,建议患者继续接受1个月经周期的治疗,行常规针灸疗法,每周治疗3次。连续治疗4周后,患者月经周期恢复正常,未再复发。嘱患者注意调护情志,合理饮食,规律作息。2022年10月21日随访,患者月经周期保持正常,病情未反复。

按语:患者中年女性,因工作繁重,长期熬夜加班,耗伤肝肾阴精。精血亏虚,则冲任失养,血海不盈,以致月经量少、周期缩短。肾精匮乏,无以滋养腰膝,故见腰膝酸软;肾水不能上济心火,心火偏亢,加之阴血不足,心神失养,故见心烦、睡眠质量下降及夜寐不安。心火扰动,影响情绪调控,加重烦躁不安之症。舌淡苔薄白,脉沉细无力,四诊合参,辨病为月经先期,病机为肾虚冲任不固,治宜补肾填精,调理冲任。鉴于患者既往西医治疗效果不佳,张晶依据患者月经周期变化,分阶段精选穴位施针。经后期侧重滋养肝肾,选取肝俞、肾俞、三阴交等穴;经间期注重调畅气机,促进卵泡成长,选取命门、百会、天枢等穴;经前期强化健脾益肾,选用脾俞、胃俞、肾俞等穴;行经期则关注活血化瘀,促进经血排出,中极、气海、关元等穴以温通胞宫,调和气血。另外患者腰膝酸软、失眠、烦躁不安,配合调治神志的神门、神庭、太溪等穴以安神定志,补肾强腰。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,患者症状明显改善,月经周期逐渐规律,疲倦、心烦等症状消失,相关指标恢复正常。

#### 5 结 语

POI病因病机复杂,现代医学在其治疗上存在一定局限性,中医针灸治疗本病具有一定优势。基于“八脉隶乎肝肾”的中医理论,张晶提出一套针对POI的针灸治疗方案,其核心在于:调补肝肾经脉为纲,兼顾奇经八脉之变。具体选穴时,重点选用肝肾经腧穴,同时配合八脉交会穴以及任脉、冲脉等相关穴位。结合女性月经周期的“阴阳消长转化”生理特点,分期采用不同的处理措施,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[1] WEBBER L, DAVIES M, ANDERSON R, et al. ESHRE Guideline: Management of women with 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[J]. Hum Reprod, 2016, 31(5): 926-937.
- [2] 杨智惠, 胡扬, 宗政, 等. 卵巢功能不全病因病机及动物模型构建研究进展[J].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, 2024, 34(3): 149-160.
- [3] SILVÉN H, SAVUKOSKI S M, PESONEN P, et al. Incidence and familial risk of 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 in the Finnish female population[J]. Hum Reprod, 2022, 37(5): 1030-1036.
- [4] 刘云婷, 王盛春, 纪培元, 等. 针灸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临床研究进展[J]. 中国性科学, 2023, 32(3): 139-142.
- [5] 李媛, 王健. 中医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研究进展[J].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, 2024, 22(3): 64-66.
- [6] 孙承顺, 房繁恭. 房繁恭“调经促孕十三针”治疗卵巢早衰经验[J].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 2020, 26(9): 1403-1405.
- [7] 叶天士. 临证指南医案[M]. 北京: 中国(下转第200页)

参考文献

- [1] 吴勉华,王新月.中医内科学[M].3版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2:396.
- [2] MCCONAGHY J R, FOSSELMAN D. Hyperhidrosis: Management options[J]. Am Fam Physician,2018,97(11):729-734.
- [3] HENNING M A S, BOUAZZI D, JEMEC G B E. Treatment of hyperhidrosis: An update[J]. Am J Clin Dermatol,2022,23(5):635-646.
- [4] 刘一,黄琳,封宇飞,等.治疗原发性腋窝多汗症的新药 Sofpironium bromide[J].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,2022,38(23):2898-2901.
- [5] 杨鲸蓉,周亮华.原发性局部多汗症的治疗现状和进展[J].实用医学杂志,2015,31(3):493-495.
- [6] 吴华强.“汗为心之液”辨识[J].安徽中医学院学报,2003,22(1):7-8.
- [7] 郑洪新.中医基础理论[M].4版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6:44.
- [8] 徐田红,朱惠军.原发性皮肤多汗症“从心论治”分析[J].浙江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1,21(7):463-464.
- [9] 李志刚.中医学心说的“现代化”与自汗、盗汗机理探析[J].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,2008,3(9):553-554.
- [10] 李梦琳,席崇程,刘珍珠,等.从《黄帝内经》“心部于表”刍议心与表的关系[J].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9,42(4):269-273.
- [11] 王明杰.“玄府”论[J].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,1985,8(3):1-4.
- [12] 常富业,杨宝琴,王永炎,等.玄府概念诠释(五):玄府流通气液功能的探讨[J].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5,28(4):13-15.
- [13] 常富业,王永炎,高颖,等.玄府概念诠释(六):玄府为神机运转之道路门户[J].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2005,28(5):12-13.
- [14] 黄飞龙,钱林超.汗证从心论治初探[J].光明中医,2009,24(11):2055-2056.
- [15] 江瑾.名医类案[M].影印本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7:151.
- [16] 张晗,张磊,刘洋.龙骨、牡蛎化学成分、药理作用比较研究[J].中国中药杂志,2011,36(13):1839-1840.
- [17] 逢紫千,王智宇,赵悦彤,等.皮肤交感反应在针刺治疗青年原发性多汗症中的应用[J].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8,34(5):931-934.
- [18] 吴晓博,李军,陈恒文,等.经方桂枝汤及其类方治疗心力衰竭的研究进展[J].中华中医药学刊,2021,39(11):114-117.
- [19] WANG K H, WU J R, ZHANG D, et al. Comparative efficacy of Chinese herbal injections for treating chronic heart failure: A network meta-analysis[J]. BMC Complement Altern Med,2018,18(1):41.
- [20] 杨玲,彭江丽,李娟,等.当归六黄汤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研究进展[J].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,2021,27(2):233-241.
- [21] 杨晓丹.当归六黄汤对SD大鼠阴虚汗证及真性胆碱酯酶的影响[D].长沙:湖南中医药大学,2020.
- [22] 吴润秋,艾志福.王清任运用血府逐瘀汤治疗汗证机理[J].辽宁中医杂志,2012,39(4):586-587.
- [23] 王肯堂.证治准绳[M].吴唯,校注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1997:172.

(收稿日期:2024-10-16 编辑:罗英姣)

(上接第188页)中医药出版社,2008:608.

- [8] 吕晶武.《黄帝内经》奇经思想对后世妇科的影响[J].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,2019,17(23):24-26.
- [9] 王冰.黄帝内经素问:二十四卷[M].林忆,校正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6:212.
- [10] 李时珍.濒湖脉学 奇经八脉考 脉诀考证[M].影印本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56:152.
- [11] 刘梦,谢萍.试论女子性生殖轴“肝肾-天癸-冲任-胞宫”[J].光明中医,2017,32(20):2931-2932.
- [12] 伍娟娟,严斯琪,刘锐.《傅青主女科》从肝论治不孕症探讨[J].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1,23(7):27-30.
- [13] 欧阳八四,葛惠男.叶天士论奇经病之表现[J].中医药学报,2016,44(5):5-7.
- [14] 孙波.试论叶桂对奇经八脉的临证发挥[J].国医论坛,2001,16(4):9-10.
- [15] 陈自明.校注妇人良方:二十四卷[M].新1版.上海:上海卫生出版社,1956:18.
- [16] 虞抟.医学正传:八卷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65:447.
- [17] 丁秋月,韩叶芬,唐静,等.督脉灸疗法在妇科疾病中的应用进展[J].中西医结合护理(中英文),2020,6(10):151-154.
- [18] 谢宝珍,刘雁峰,刘柳青,等.《傅青主女科》调带脉以疗妇疾的诊治思路分析[J].环球中医药,2020,13(7):1246-1249.
- [19] 梁诗韵.针灸治疗排卵障碍性不孕症近代文献研究[D].广州:广州中医药大学,2015.
- [20] 孙婷,黄纓.荆楚名医刘云鹏从肝论治妇科疾病经验探赜[J].中医临床研究,2024,16(14):127-131.
- [21] 王艳娜,路凤阳,王亚娟,等.从“女子以肝为先天”论治妇科疾病[J].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,2018,18(47):134-135.
- [22] 傅山.傅青主女科:四卷[M].新1版.上海:上海卫生出版社,1957:163.
- [23] 李姝池,蔡梦瑶,魏绍斌.《傅青主女科》“利腰脐,通奇经”治法探析[J].亚太传统医药,2019,15(9):72-73.
- [24] 夏新意,王一婷,张晶,等.《临证指南医案》奇经病“通因”法证治方药规律探析[J].中华中医药杂志,2021,36(11):6821-6824.
- [25] 王燕,刘颖,咸庆飞.奇经八脉理论在妇科疾病辨治中的应用[J].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,2019,25(7):901-903.

(收稿日期:2024-07-10 编辑:罗英姣)